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政府前涉华事务高官称白宫政策核心是稳定中美关系

据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3 月 15 日报道，美国智库日前在评析奥巴马上任 3 年多来的中国政策时指出，稳定中美关系、增强与盟友及伙伴的合作、和打开贸易壁垒，是奥巴马的中国和亚洲政策核心。争取连任的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与前共和党人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走截然不同的路线。奥巴马政府，把避免卷入战争和加强国际合作为政策核心。

布鲁金斯学会近期出版两本由美国前主管中国政策官员撰写的研究书籍，引起外界重视。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的新书《奥巴马与中国崛起》指出，奥巴马的政策已回到亚洲，以重新平衡外交优先顺序、与中国维系稳定关系并进行官方合作、加强与区域组织、盟友与伙伴关系，平衡区域军事、以及打开亚洲贸易壁垒为方向。此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前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与其他作者合著的新书《历史转折》认为，“奥巴马是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经深思后一次只处理一项议题。”该书评价奥巴马三年来的外交表现指出，“他能够展现能力与魄力，选择适切的，至少不是最糟的政策。他的决定经过深思熟虑和团队合作产生的，在需要时具有弹性。”

美报道称奥巴马将访问朝韩非军事区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3 月 12 日报道，韩国媒体近日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考虑在本月底对韩进行访问的过程中参观一下位于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朝鲜日报》周一（12 日）报道说，美韩双方将于近日韩国外长访美其间对该访问的细节进行进一步讨论，韩联社则称该次访问可能会安排在 3 月 27 日，但是目前为止美国官方未对相关事宜有何公开表示。按照日程安排，奥巴马本人将于本月 25 日到 27 日赴韩参加核安全峰会，参加该峰会的还有世界上 50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朝鲜日报》还称美韩双方目前正在商讨在此次访问中应该向朝方释放何种类型的信息以免惊动它。当下西方各国正在关注金正日去世后朝核问

题的走势，美朝正在进行相关对话。

白宫压缩世界银行行长候选人名单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3 月 8 日报道称，在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即将于本年 6 月任期届满之际，美参议员约翰·克里、美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莱斯已被提名为下任世界银行行长的候选人。据称，同样被奥巴马政府提名的还包括百事可乐公司的主席、首席执行官英德拉·诺伊。克里的发言人称克里本人尚未收到关于在世界银行任职相关信息，并且对此职务也不感兴趣。世界银行官方将于本月 23 日之前结束接受佐利克继任者的提名名单。其他潜在的候选人还包括奥巴马政府的前经济顾问、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本人则表示其对此职位不感兴趣。

美媒：进口“问题”牛肉可以改善美台关系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3 月 9 日报道，近日台湾内阁的一份提案内容建议进口由含有“争议性”添加剂的饲料饲养出的牛肉。该媒体认为，这将使得台美双边贸易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被清除。虽然美国是台湾自中国大陆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地，但是双方自从 2007 年之后就没有举办任何形式的高级别贸易会议了。华盛顿这么做（切断这一关系）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台湾没有加入包括韩国、日本等 100 多个国家在内的市场联合体，该联合体接受从外国进口通过含有雷托帕名（一种动物生长促进药）饲养出的动物肉类，可以使得动物生长得更为肥壮。而本周台湾拿出的这一提案将大为提高肉类食品中添加剂含量的标准。据美驻台准官方机构发言人克里斯托弗·卡瓦纳称这一添加剂是安全的，并表示台湾的这一举措将有助于美台未来经贸关系的发展。

迫于美伊紧张关系中国放弃支持伊巴能源管道项目

据《洛杉矶时报》3 月 14 日报道，迫于美对伊（朗）实施制裁，中国工商银行取消了对伊朗通往巴基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据该媒体称，巴基斯坦官方星期三承认，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已经从之前计划的参加对该管道巴方部分建设工程的财政支持计划中退出。该管道横跨巴伊边界，巴方建设量的计划总投资额达 16 亿美元，工商银行之前计划在该工程财政领域担任主要地位。之前，美国一直对该工程持反对态度，据称，中国主要顾虑在于担心工商银行的在美业务因美伊问题受到影响。文章还认为，即使是一直以来对西方用各种手法向伊朗施加的压力进行抵制的中国人，也已经不得不开始向制裁低头了。

最新美国经济及就业形势

据 This Week in Washington 2012 年 3 月 2 日报道，美国商务部 2 月 29 日发布报告称经济形势超过了预期，在 2011 年最后一个季度的达到了 3% 的年增长率——这是自 2010 年春季以来的最大值。当日晚些时候，奥巴马总统与拜登副总统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讨论创造就业法案。本周之初，奥巴马承诺在州长们召开冬季会议的时候与他们密切联系，敦促他们通过投资教育支撑经济的发展。同样在 2 月 29 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告诉众议院金融委员会：如果国会和总统不能在 2013 年 1 月 1 日之前改弦易辙，美国经济将由于巨额支出缩减和税收增加而面临严重的财政风险。

朝鲜同意停止核计划以换取食品援助

据 CNN 新闻网站 2012 年 3 月 1 日报道，美国国务院 29 日宣布了美朝第三次高级别对话结果，称朝鲜同意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射和铀浓缩活动，以换取食品援助。据悉，援助的食品总额达到了 24 万吨，包括谷-豆混合制品、豆类、植物油、速食食品，朝鲜同意接受对食品发放过程的监督。美国对金正恩政权给予了积极评价。美朝还打算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

美媒称中美角逐研制网络武器

据美国《航空周刊》网站 3 月 9 日报道，美国空军服务总参谋长施瓦茨(Norton Schwartz)在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和麦克艾利斯防务咨询公司(McAleese and Associates)举办的产业会议中表示，美国空军正在致力于研发“网络方式扰乱飞机信号、抵御空袭。”施瓦茨说，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设定了特定的空对空网络武器(Air-to-Air Cyberweapon)电子战争平台，用于定位美国高价值的军事飞机。电子袭击技术可以借由穿透电子系统然后植入病毒。他强调，在研发高科技网络空间武器的同时，要找到一种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一般来说，应该是要通过发出某种飞行系统信号来应对。而美国电子战专家则表示，这种新型研发出的高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表示该网络攻击技术以及五角大楼现今的空间技术能力，还有待发展。但网络空间武器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新型的武器装备发展的新兴力量。

白宫前反恐官员称对伊朗开战有五种恶果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网站 3 月 5 日报道，白宫前反恐官员克拉克(Richard Clarke)近日指出，如果以色列决定轰炸伊朗，美国可能面临油价大涨、世界性网络战出现、美国被迫卷入战

争，以及由战争引起的美军海军伤亡和遭遇恐怖主义袭击的 5 种后果。克拉克认为，无论是以色列轰炸伊朗还是伊朗攻击经过波斯湾的邮轮，都会使石油价格立即上升，美国的汽油价格也将翻倍。“这将引发巨大的能源危机，到时，奥巴马不得不动用美国的石油战略储备降低油价。”他还认为，以色列袭击伊朗带来的另一种结果是导致世界上首场网络战争爆发。袭击发生之前，以色列将尝试用网络战击溃伊朗的空中防御。他还指出，以伊开战很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他说，一旦美国卷入以色列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将不可避免造成美军的伤亡。此外，克拉克担心美国参战会引起新一波恐怖袭击：“如果美国轰炸伊朗，伊朗也会对我们采取报复行动。”

华尔街日报：中国外汇储备对美元兴趣渐失？

据《华尔街日报》3月2日报道，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已经失去将其总值达 3.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尽量投资于美元的兴趣，而在债务危机扰动欧洲市场之际，可能还在增持欧元计价证券。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 2011 年 6 月份的 12 个月内，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证券增加了 1.8 万亿美元。这些数据是了解中国外储投资方式非常稀少的线索之一。但它表明，美元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经从 2010 年的 65% 下降到 54%，达到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结合美国财政部和中国政府公布的信息做一番计算后发现，在截至 2011 年 6 月份的 12 个月里，美元证券购买量仅占中国外汇储备增量的 15%，低于 2010 年的 45% 和过去五年的平均值 63%。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学者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认为，采取一种反向策略，在美元强劲时期择机大幅分散外储投资组合中的货币构成，降低美元比重，对于中国来说是最佳选择。

重点关注

为什么流氓士兵在阿富汗的袭击是无法避免的

编者按：本文作者保罗·R·皮勒是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项目的研究生处负责人，也是近东和南亚的前国家情报官员。他在《国家利益》担任编辑并撰写日志，对此刊物有着重要的贡献。

（上）周日，16 个阿富汗平民被一个美国人杀害，这是这场战争尚未结束的另一个象征。

无论怎么看，这一不幸事件在这次美国的军事冒险中都是令人惊骇的。星期天，一个美国军官走出他的基地，到附近的村子，挨家挨户打死了 16 个平民，包括 9 个儿童，紧接着烧掉了部

分尸体。我们美国人可以相信，任何此类混乱行为都不是官方政策和命令的反映，而且，正如我们的领导人喜欢向别人保证的那样，这一行为并不代表着在阿富汗服役的绝大部分美军士兵。不过，我们能相信的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美国在阿富汗以及其他地方——包括伊拉克的类似的军事参与历史，通过阿布格莱布的虐囚事件表明了二个关于此类事件的现实背景：一是在任何像这两场时间这么久、规模这么大的战争中，这类事件就一定会发生。这些情况的出现源于成千上万穿着制服的男女（指美国士兵）被送到国外去执行任务，同时不存任何力量使他们的行为受到监督，导致了造成这些异常行为的可能性。数据显示如此大规模的一群人所具有的弱点，以及战争带来的不同寻常的额外压力背后的原因。尽管部队努力适度地去加强纪律，避免这些事件发生，但他们还是会发生。这些情况的不可避免性，成为我们成立一个军事审判系统的理由之一。

另外一个现实是，很多外国人会用不同于我们的方法去解释这些事件。他们会更倾向于把它们解释成故意的，可以代表美国人，或者美国试图要做的事情，而不是事实本身。美国成为自身权力的受害者，被当做这些假定的靶子，即总是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能避免任何自己不想令其发生的。美国领导人的诸多解释，道歉，或者其他使人消除恐惧和疑虑的努力都不能驱散这些观念。

最近这一事件，加上北约军队的一些不得人心的策略，以及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已经使得西方军事力量在此地日益不受欢迎。阿富汗人存有的消极看法使得北约人员面临更多工作中的困难和危险，这些人被阿富汗人谋杀数量的增长突出了这一问题，后者本应支持前者的工作，并提出建议。阿富汗人对周日屠杀事件的反应是否会在某些地方像上个月焚烧可兰经时那样还需要观察。如果最后结果是一次偶然的焚烧宗教书籍事件会比屠杀十几个无辜村民引发更多的愤怒，那么那将是我们和阿富汗人做法不同的另一个证明。

应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唯一适当政策是提前从阿富汗进行军事脱离。西方的任务已经变得非常难以履行，并且注定会发生更多事件使之更为困难。虽然这是一些陈词滥调，但却需要继续这么说。约翰·麦凯恩议员曾表示“如果阿富汗分离成一种塔利班能够控制的混乱局面，它将很容易又恢复成为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的根据地。”他忽略了阿富汗塔利班不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其仅关心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有足够的理由不使该国成为一个基地组织的根据地，以免再一次遭受与 2001 年晚期相同的命运。

其后，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声明“我们能获胜”，并说离开阿富汗将会给伊朗发出美国不对该地区承诺承担责任的信号。损害承诺的可信性的观点是陈旧的，它曾为继

续打越南战争提供了很多理由。但现在的这个观点已经不像以前的那个那么正当充分了，而且这也不是我们可以评价其他国家承诺的方法。我们应该已经从伊拉克战争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就是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可以让德黑兰感到称心如意，同时也是伊朗人在该地区提升影响力的最大助力之一。

中国在登月竞赛中飞速向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网3月9日刊载题为《中国在登月竞赛中飞速向前》的文章，内容如下：

注意点，美国，中国在太空稳步追赶上来了！

中国计划在今年6月至8月间发射“神舟九号”飞船，与已经在轨飞行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进行交会对接。这次飞行将由三名航天员完成。航天员将进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工作和生活，并开展相关空间科学实验。

这将是第一次中国涉及手控交会对接的载人飞行，假如一切按计划进行，中国将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实施太空舱对接的国家。

“这表明中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成为拥有独立航天能力的一流航天大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泰勒·弗拉维尔说，“这样的国家极少。”

据媒体报道，中国今后还有近20次航天飞行，2016年左右将建立自己的空间实验室，2020年前后将建设载人空间站。中国还开始了利用太空机器人探月的研究。该国的最终目标是载人登月。

在中国去年12月宣布空间探索计划的同时，美国正在不断缩减其太空探索的计划和经费。

中国的航天计划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竞选议题，在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最近的辩论中，几位人选都对美国萎靡不振的航天项目提出批评。

米特·罗姆尼呼吁“美国企业界以及防务系统等”联手“制定一项计划使我国航天项目蓬勃发展”。纽特·金里奇指出了中国日益远大的抱负。金里奇说：“每一个严肃认真的分析人士都明白，中国正全力以赴要控制太空。”

中国官员提出“三步走”载人航天计划：把人送入轨道，飞船对接形成一个小空间实验室，

最终建立一个大型空间站。

“他们目前处于第二步，”军事专家琼·约翰逊-弗里兹说，“对比来看，它大约相当于美国的‘双子座’项目阶段。”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力争获得卫星发射市场的更大份额。中国还谋求将航空航天技术用于通信、天气预报、农业、医药和航海领域。

有专家称，即将到来的发射将使中国接近于在轨道上建立空间站，它类似于国际空间站，将使中国得以开展科学和军事研究。

基辛格撰文称中美冲突并非必然

核心提示：原文据基辛格《论中国》的“后记”改写。他在后记中指出，中美两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交流日渐频繁，但“中美竞争不可避免”的论调始终在两国国内占据一席之地。这种悲观的看法是否合情合理呢？基辛格认为：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衰退，而要想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双方都必须坦诚评估自身行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影响。

疑虑重重的双方

“中美竞争不可避免”的悲观情绪为何始终存在？虽然许多美国的战略学者相信中美军力尚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现有实力已经足以将美国屏蔽在亚太地区大门外。更令美国学者忧心的是，一旦中国在双边博弈中占据上风，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将像墙头草一般倒向北京。

酿成悲观情绪的另一个元凶是美国独特的意识形态。不少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与不奉行多党制民主的国家存在天然的对立。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佛莱斯伯格教授就曾经断言，一旦中国采取了类似于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中美间的矛盾将不复存在。

无独有偶，与“中国威胁论”相对应的是中国对美国的疑虑。虽然中国从未表明要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但双方在南海的角力已经开始。同时，中国怀疑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一切军事部署和外交行为都旨在抑制中国崛起。

美国曾经试图将中国纳入泛太平洋合作组织，以此增加双方的默契。然而，美国为中国开出的入盟条件过于苛刻，以至于中国将美国的邀请视作又一个牵制中国发展的阴谋。中国不但没有加入泛太平洋合作组织，反而在加深与日韩和东盟的贸易关系。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中美的隔阂在相互排斥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加深了。

在疑虑远远超过信任的环境中，寻求合作还有意义吗？回顾 20 世纪的人类历史，基辛格感叹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足够多了。他建言，采取对抗政策对美国而言是极不明智的。在冲突的环境中，中美都可以给对方造成巨大伤害，而且中国在历史上又擅于将强敌拖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更有甚者，如果世上最庞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全球化的时代断绝往来，其破坏力将远远超越冷战时美苏对峙。

至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如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能源进口国不把一部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力，那才是天方夜谭。倘若美国将中国军力的每一寸进步都视作威胁，那么美国将把双边关系卷入无尽的争议中。

抛开军事问题，美国无法通过外交影响中国政治转型。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的一系列变革：东西之间的经济差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即将进行的领导换届。在变革的时代，如果美国明目张胆地采用系统性影响中国内政的策略，那么中国的改革派将在爱国主义压力下显得更为尴尬。

安抚对方的恐惧

中美有是否有合作的前景？这个想法对中美双方的想象力都是挑战。美国从来没遇到过与其面积相当、经济发展迅速、而政体与文化又截然不同的对手。中国也没遇到过长久驻扎亚洲、价值观与自己大相径庭、同时与其他亚太国家关系密切的外部势力。中国最忧心的莫过于对本土构成威胁的外来军事部署，但中国自身的发展已经造成了邻国的不安。美国最担心的无外乎丧失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但美国维护自身地位的种种举动给中国带来了焦虑。

基于此，因为中美找不到共同的敌人，建立合作关系的途径只能是相互安抚对方的恐惧。

那么，中美之间的恐惧该如何消除？凭借其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中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亚太地区的首要力量。从美国的角度讲，星罗棋布的海外军事基地和充满意识形态气息的外交策略不能带来任何安全感，而当务之急的是保持对潜在威胁的远程威慑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中美合理规划双方竞争的界限，防止矛盾升级。

与此同时，中美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的辞令也应有所收敛。美国经常将中国称为崛起的势力，并且强调中国务必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更为成熟和负责。类似的言辞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侮辱，因为中国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回归巅峰的势力，而远非正在脱颖而出的新生。同时，历史悠久的中国也无法接受“不成熟”、“不够负责”的指责。中国外交中的某些说法同样危险：“民族复兴”的说法在中国国内无可非议，但在曾经臣服于中国的邻国眼中，类似的说法无异于危险讯号。

最关键的问题是，中美合作的起点在哪里？双方应当从两个方面感到释然：美国从未阻止当代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而中国国内的发展将消耗本国的绝大部分资源。中国的发展和美国的衰退自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都应当三思而后行。即使中美两国无法从大国竞争的窠臼中超脱，世界也需要它们付出努力。

(文章来源：3月9日，“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网站)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平衡

编者提示：本文作者德米特里·特莱宁(Dmitri Trenin)，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著有《俄罗斯和中国如何看待地方》(欧洲改革中心，伦敦)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米特里·特莱宁写到，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之间的三角关系正在发生巨变，各国政客不得不适应这一全新的地缘政治平衡。

俄罗斯和中国在包括叙利亚、伊朗和朝鲜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走得越来越近。一些观察人士把这种关系称之为“权宜婚姻”，也有人称此为“蹩脚的合作伙伴关系”，更有甚者建议将此看成中国对俄罗斯的霸权。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复杂的双边关系，正朝着两国从未经历的方向发展。尽管目前的中俄关系再无可能重返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莫斯科-北京轴心或六十年代的中俄敌对状态，但是两国关系的未来一定会影响到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

中俄关系中的新元素显而易见，那就是历史角色的转换。1979年，中国的GDP仅为苏联的40%。现在，中国的GDP约为俄罗斯的四到五倍。在中苏对抗愈演愈烈之际，苏联是一个军事大国，而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仅仅是为一场“人民的战争”做准备。现在，中国的国防预算位居世界第二位，远高于居第五位的俄罗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研发预算远远高于俄罗斯。尽管到现在俄罗斯人还不承认中国的强大，但是他们最终将不得不接受这一新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俄关系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但是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在1989年顺利地结束了两国间长达三十年的冷战，并将两国关系带入了和平与合作。比较棘手的边界问题是导致过去两国关系出现紧张局面的导火索，现在也得以解决。两国边界已基本取消武装戒备。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过去二十年里，俄罗斯对华军售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缩小了与世界军事强国的差距。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中亚国家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旨在消除地区竞争并充当亚洲大陆许多问题对话交流的平台。在国际舞台上，莫斯科和北京提倡多边

主义，坚定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乍一看来，中俄关系发展良好并让双方极为满意。然而，中俄关系或许很快就会遭遇转折点，届时双方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尤其是俄罗斯，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让俄罗斯蒙羞，也影响到了俄罗斯与中国交界的地区。这些交界地区包括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是俄罗斯人口最少、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大约 100 年以前，中国东北部（当时叫满洲）的哈尔滨被称为小莫斯科，居住着 200,000 俄国人，并由俄国管辖，主要的铁路也由俄国的军队保护着。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位于中俄边境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将成为另一个哈尔滨，只是这里的主角换成了中国人，尽管看不到象征中国主权的标志。

中国崛起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国，并且在全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却远不及美苏关系如此对抗。不过，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霸权地位的挑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软牵制在今天看来已变得十分明显。虽然冷战时期华盛顿-莫斯科-北京间的三角关系早已远去，但是俄罗斯人依然需要考虑如何介入美中之间的竞争。他们或许希望袖手旁观，就像中国寓言中聪明的猴子一样，隔岸观虎斗，但是他们依然可能被拖下水，即使这样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

一旦俄美关系严重恶化，上述情况就可能发生。欧洲导弹防御问题出现外交危机，俄罗斯国内情势的发展导致美国公开表示与普京疏远，凡此种种都会让俄美交恶。在这些情况下，中国或许会劝说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确实需要外部力量来牵制美国。在不平衡的关系中，双方关系越密切，中国就越有影响力。当然，对俄罗斯人来讲，在冷战时期拒绝成为美国的跟班，而现在又投入中国的怀抱，不仅更具讽刺意味，而且是愚蠢至极。当前，俄罗斯忙于制定新的亚洲政策，新政策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俄罗斯人已经向日本抛出了橄榄枝，加强与韩国的关系，并全面修复千疮百孔的俄印长期战略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寻求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整合，然而，很多情况下俄罗斯的选择将十分有限，因为中国越来越把中亚地区看成是自己的后院。

在最近结束的俄罗斯大选中，曾有人问过普京最喜欢的俄罗斯历史名人是谁。一旁有人提到：彼得大帝，20 世纪初主张现代化的保守派总理彼得·斯托雷平以及凯瑟琳大帝。普京点头认可两个彼得并称赞凯瑟琳扩张了俄罗斯的领土，并且付出的代价远小于彼得大帝。然而，他还提到了另一个名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13 世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王子因率领俄国人打败了入侵的瑞典人和德国人而出名，然而，让亚历山大痛苦的是，在与西方十字军作战之际，他不得不屈从于蒙古金帐汗军，因为当时蒙古军统治着俄国，而亚历山大没有机会战胜蒙古

军队，所以不得不屈尊服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后来被俄国东正教封为圣徒。在成吉思汗住处被软禁许久后，涅夫斯基死于回来途中，很有可能是被蒙古人下毒害死的。

这既非寓言，也非预测。跨越 800 年的历史作出的任何比较都是荒谬可笑的。然而，有一点值得思考。尽管俄罗斯热衷于维持其战略独立性，但是它不能把自己看成是某种欧亚国，充当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力量或桥梁。相反，俄罗斯需要重新认清自己是一个欧洲-太平洋国家。俄罗斯不仅需要跨越河流观望中国，还要跨越海洋观望日本、韩国以及北美和澳大利亚。如果今天彼得大帝依然活着，他或许会再一次放弃固步自封的莫斯科，只不过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太平洋地区。2012 年九月份，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海参崴举行，届时海参崴将建设成为俄罗斯通往世界最活跃地区的门户。更多国家的国旗飘扬在海参崴的港口上方，意味着俄罗斯的三色旗将更有信心随风招展。

（新闻部分编译：江宏春、王子磊等）

焦点分析

对于中国网络攻击的一些思考

亚当·西格尔 (Adam Segal) 是 Ira A. Lipman 的高级学者，在外交协会从事反恐与国家安全事务的研究。这篇文章出自他在 Asia Unbound 网站上的博客，文章通过对当前美国对华网络战调查报告的分析点出了美对华网络战思维中的主要观点和认识误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3 月 9 日，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布了由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 (Northrop Grumman) 准备的关于中国网络能力的第二份报告。正如大量新闻媒体报道的那样，《占领信息高地 (Occupying the Information High Ground)》一文指出，中国日益完善的网络能力对美国军事构成了威胁，譬如一旦爆发地区冲突，中国可以攻击美国的物流和运输网络；并且认为中国的 IT 企业如中兴、大唐、华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

这份报告将很多开放的中文信息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尤其很好地展示了军事院校和普通高校

是如何资助、如何进行信息安全研究的。然而在这些讨论中的很大一部分，比如中国如何定位计算机网络操作，国防和民用工业越发紧密的关系，以及供应链威胁问题已经被研究过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毛文杰（James Mulvenon）认为中国试图夺取信息优势，并且中国的国防科工体制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数位三角”（Digital Triangle）。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防务问题专家张太铭（Tai Ming Cheung）则在其《设防中国（Fortifying China）》一文中，对于中国建立两用工业基地所做的努力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也在 2011 年 1 月举行了一场关于网络漏洞的研讨会，主题是如何防止因在世界各地获得软硬件而产生防务漏洞。

这份报告的结论是有益且重要的，但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四件事情。首先，这份报告大部分说的是一种愿景，一种解放军希望达到的愿景，但我们并不确定它是否能真正实现，这一点很容易被忘记。报告并不回避这一点。文中引用了中国解放军高级军官的话语，中方军官说到“仍在进行滞后的缺陷评估”，并认为中西方媒体在报道解放军对于网络的成功运作上有本质的不同。这份报告时常忽略愿景与现实间的差距，忽略了对中国军方所说的中国军队对美国网络能够和想要做的之间的差距。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戴斯蒙德（Desmond Ball）认为，“中国的网络战操纵者必须在现代数字信息、通信系统和技术专长的广度和深度上使他们的对手绝望。”

第二，作者重申了一个观点，《占领信息高地（Occupying the Information High Ground）》一文并不是一个总体性评估。这对于“美国军方和政府可以运用深入的对策和网络防御能力，这些对策和防御能力能够成功地检测或排除所描述的操作类型”这些问题毫无裨益。正如一名高级国防部官员对路透社记者所说，“当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能力，我们也正致力于在现有工具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工具，在必要时对对方作出有效回应。”我们应该记住，美国没有坐以待毙——正如上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 RSA 大会（RSA 大会是信息安全界最有影响力的业界盛会。它于 1991 年由 RSA 公司(现为 EMC 公司信息安全事业部)发起，得到了业界的广泛支持。）上所说的，“我们的网络支出甚至从未在预算审议的时刻被考虑削减……其他方面大量的支出被削减，譬如船舶、飞机、地面部队，只除了网络”。

第三，正如绝大多数引用这篇报告的文章说描述的那样，我们知道很多有关策略层面上的中国式思维，但对于核心领导层如何理解网络攻击对美国利益在政治或策略层面的影响知之甚浅，尤其是在对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攻击的方面。报告中提到“中国为超越直接军事目标而进行网络攻击的决定可能是由于其军事或者政治最高领导层认识到危险不断增加所作出的”。那么太平洋两岸的领导者有多少把握能够限制对其“直接军事目标”的网络攻击？如果这个战略一直在策略上具有可行性，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视角来观察并推测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对于网络

操作有着怎样的理解和预期。

最后，这份报告的缺陷在于并没有指出美国政策对此应当做出如何的回应。报告没有在网络间谍威胁上进行过多讨论（这在之前的第一份报告《中国发动网络战争及开发计算机网络的能力》中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但其仍然认为美国政府网络中数据的接连泄露会加剧军事局面的不稳定：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间情报组织长久以来一直在开展长期的电脑网络开发（CNE），以在没有任何报复或公众归属的确凿证据下来对抗美国网络。中国领导阶层可能大胆的采取先发制人的基于网络的攻击或者入侵，这也许会增加错估和误判二级效应和三级效应的危险，从而导致美国将危机升级或者采取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预期之外的方式进行回应。”

正如我在之前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电脑竞赛》中提到的，提高费用以及驱逐违规者是包括双边、多边针对网络化规则、容量建设、威胁拒绝、可能的贸易或其他制裁的谈判的战略的一部分。而且即使使用所有的这些政治工具，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不会在短时间之内消失。

（陈思编译）

《纽约时报》：批评者担心孔子学院对美国学校的影响

核心提示：《纽约时报》3月4日发表题为“**Critics Worry About Influence of Chinese Institutes on U.S. Campuses**”的文章，援引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蔚的话说，自我审查的危险是促使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教职员一致反对开设孔子学院的原因之一。他说：“大家都不想得罪人。他们不想失去交流伙伴。大学都急需钱，而中国人很有钱。”

伦敦——上月，北达科他州的州立迪金森学院成为最新一所拒绝开设孔子学院的大学。但是，斯坦福大学伸开双臂欢迎孔子学院。宾州大学看了一下这个计划，也通过了建立孔子学院的提议。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也各有一所。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文化前哨，目前已经有350所这样的学院开在全球各地的校园里，从巴黎狄德罗大学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从阿根廷到津巴布韦。

在支持者看来，孔子学院提供了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新千年上升势头最快的国

家加强接触的机会。对于手头紧张的大学管理者来说，孔子学院似乎是天赐之物，不仅带来了中国培训并资助的语言教师和教材，还为学院负责人开工资，为公共交流计划提供经费。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孔子学院的英方院长尼克·伯恩（Nick Byrne）说：“成立一所孔子学院就意味着得到了一个现成的合作伙伴。”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和中国的清华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清华大学向伦敦经济学院派出汉语教师；伦敦经济学院的孔子学院则提供奖学金，资助英国学生到清华大学学习。

批评人士担心，伴随孔子学院这份大礼而来的还有一些束缚。在迈阿密大学主讲中国政府与外交事务的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说：“有一长串禁止触及的话题。不能讨论达赖喇嘛，也不能邀请达赖喇嘛来学校。西藏、台湾、中国的军力增长、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派系斗争，这些都是禁区。” 金德芳说，迈阿密大学没有孔子学院，不过他说，孔子学院的迅速发展和潜在影响是中国问题专家经常讨论的话题。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汉办”的官员没有回应一再要求其对此发表评论的呼声。不过汉办的网站上公布的规章制度中提到，所有的孔子学院都要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

对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林蔚（Arthur Waldron）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学术独立性。他说：“一旦在校园里设立了孔子学院，就有了另一个舆论与权威源，它归根结底是向中国共产党负责的，而不是取决于学术研究结果。你不能指责中国政府希望讨论不那么尖锐。但是监督中国留学生是中国使馆和领馆的事，我们真的想把他们请进校园么？”

第一家孔子学院是 2004 年在首尔开设的。同年，有在马里兰大学开设了另一家；大部分的美国孔子学院都在州立大学或地区大学，但是，胡锦涛在 2007 年 10 月的 17 大上发表讲话之后，这一项目在范围和雄心上都迅速膨胀。胡在讲话中说中国必须“将文化作为我国的软实力的一部分加以提升。”

在美国有 20 家孔子学院，在法国有 14 家，德国有 11 家，英国有 13 家，在东欧和亚洲也都有。伦敦经济学院的项目是为商业设立的孔子学院；伦敦的南岸大学的孔子学院则聚焦于中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孔子学院的行政主管卢红说，目前已经围绕在戈德史密斯学院设立中国舞蹈项目、在萨塞克斯大学设立专门研究中国戏剧的中心以及在伦敦艺术大学设立中国艺术与设计项目达成了协议。这些所在大学预期将提供场所和师资，以便进行管理。作为回报，学校每年会获得 10 万美元——即使在欧洲，这些钱也是用美元计量——汉办除了提供资金，还为特别项目提供教学资料和申请额外资金的机会。汉办还在全世界的高中资助数百家“孔子课堂”。

伯恩为来访者提供英国茶或中国茶的选择，还有是吃饼干还是幸运饼。他说：“你拿不到一百万英镑。但是你能得到等值的好感、合作和把学生送到中国去的机会。”他否认中国合作伙伴为避开某些领域而向英方施加压力。他说：“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那些会让我说出‘哦，英国文化协会不会这样做’的事情。我们关注的是与商业和文化相关的语言。我们在这儿不是想处理那些棘手问题。”

但是，英国文化协会会长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说，孔子学院的拥护者经常会拿推广英国文化的英国文化协会与中国孔子学院来作对比，不过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就只有这么多。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是在自己的活动场所运作的独立组织。他们的做法是嵌入大学校园。真正的问题在于独立性。我们被认为只代表政府立场吗？还是与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分离？”

英国文化协会目前在 100 多个国家开展活动；法兰西联谊会 and 哥德学院都以类似的模式运作。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新闻署图书馆项目的声势已经大不如前，但美国国务院仍努力在海外推广美国文化。

不过这些计划都不是建立在大学校园的基础上。而且据戴维森说，这些机构都不像孔子学院那样，在推广本土文化方面呈现出同质化特点。他说：“谁也不会认为扎迪·史密斯（英国女作家——译者注）或格雷森·佩里（英国艺术家——译者注）受控于英国文化协会。”

戴维森说：“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想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用正面的宣传来对抗负面的宣传。他们用的是‘宣传’这个词。不过我怀疑他们要说‘只有你们不再批评中国，我们才会给你们这笔钱。’危险的地方是会有更多的自我审查，这是非常微妙的事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蔚说，自我审查的危险是促使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教职员一致反对开设孔子学院的原因之一。他说：“大家都不想得罪人。他们不想失去交流伙伴。大学都急需钱，而中国人很有钱。”

一些官员说，有时中国方面会公开施压。斯坦福大学的系主任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去年 11 月对彭博社说，汉办表示愿意出资 400 万美元在该校设立一所孔子学院，并资助一个教授席位，不过同时建议这名教授不要讨论西藏问题。斯坦福大学没有这样做，不过还是得到了这笔钱，并用它来资助中国古诗方面的一个教授席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能够看出争议的惟一迹象是发表在校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孔子学院的存在会考验该校的“学术诚信承诺”。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去年因该校接受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资助而辞职，不过孔子学院的存在从来没有引发质疑。

伯恩说：“我们没有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来不做会引起争议的事情。”

不过其他学校的一些学者说，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寒意。在一所设立了孔子学院的大学，一名资历较浅的教授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要求匿名，因为一旦被认为是孔子学院的批评者，他的饭碗就要丢了。他说：“我是一名非终身教授，我所在的系从一所孔子学院得到了许多钱，这个孔子学院是由资深教职员工负责的，他们会决定我的聘期。” 这名教授的一名同事也不愿公开姓名，他说中方施加的压力是很微妙的。他说：“他们不是要阻止讨论，而要操纵讨论。”

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历史学家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抗议在那儿开办孔子学院，他说虽然他是该大学的东亚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直到孔子学院开张那天”他才听说此事。但是，他说，这种低调的作风只是在中方只字不提的时候才可能。他说：孔子学院网络“是下一场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的定时炸弹。”

（作者 Ted Piccone 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院，外交政策副主任；Emily Alinikoff 是该学会的高级研究助理。）